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第三十五回 困冤魔雲衣賜寶 過集春鬼首拜門

三緘自得村人虔心供奉，午齋後吩咐二狐曰：「今夜為師出閣登山，捉魔考問，爾兄弟排立吾側，一捧虛無圈，一執靈符，屹立毋動。候師考畢，然後同歸。」二狐諾之。無何，日落西海，師徒出閣，來到山巔。三緘坐於石磐，二狐排立左右。佈置停妥，口念真言，以喚當方。當方至，從容稟曰：「仙官傳得小神，有何見教？」三緘曰：「是方魔鬼擾害居民，爾為裡域之神，胡不保護？」當方曰：「此係村人自結，以冤報冤也，小神如何保之。」三緘曰：「既不能保，亦不爾咎。爾且傳集諸魔，待吾考詢冤由，為之解釋。」當方領命而去。頃之回覆曰：「群魔即到，以會仙官。」果不一時，呼聲四起，群魔並至，一一拜舞，拱立座前。

三緘詢曰：「爾等何不為村人保陣，而吞食男孩如是，獨不畏天律耶？」座左紅髮魔曰：「今承仙官傳問，吾等之冤可明，而男孩之食亦有名矣。不然強說魔生無故吞食彼之男孩，動輒怨地呼天，縱吾魔鬼橫行，不加誅戮，豈知是村風氣，魔不擾之，天久厭絕之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如何？」魔曰：「是村愛男不愛女，凡生女者，每人只留其一，餘是棄諸池水江水之中。始而稍有仁心，猶存片念不忍，久則習為常態，見多存一女者，非之笑之。歷年以來，所棄女嬰不下數千之眾，因此冤氣凝結而吾輩生，欲將村人所愛男孩食盡，絕彼祖宗血食，以報其棄女子冤。仙官試思，吾輩諒未為刻也。」三緘曰：「誠如爾言，冤有所結，報非無故矣。立吾座右者，又何冤乎？」右旁魔曰：「吾等之冤不一，要皆如分而報之耳。」三緘曰：「爾何妨為吾詳言之。」一魔言曰：「綠髮部中，乃是村刻斃兒媳所結。紫髮部內，係是村淫污女鬼結成。他如白髮，不以嫡母、繼母、庶母為母，或因凍餒而喪，或因氣逆而喪，冤結不孝，所以白髮魔部較毒於他部焉。是三者要皆以冤報冤，非吾輩之錯，實村人之錯也。」三緘曰：「棄女心毒，食彼男孩宜也，何以諸魔皆吞食人子乎？」綠髮者曰：「刻待兒媳，亦是愛兒不愛媳之意，正宜吞食所愛，以報彼所不愛。至白髮之吞食男孩，緣彼不知諸母之當孝，有子亦如無子，故皆食之，以絕逆子於天下。而為紫髮所食者，又以報姦淫致死之冤也。」三緘曰：「聆爾所言，皆由村人自造，非爾輩不仁。不識此冤可能解否？」群魔曰：「承仙官呼吾，訴明冤果，即將緣村惡類吞食殆盡，已非出於無名。仙官毋為是村解之，蓋是村之人原無良心，且無信心。仙官欲解是冤，固屬慈仁之念，恐村人有負仙官多矣。」三緘曰：「群魔聽吾所勸，吾命村人改悔前愆，永毋蹈，大修水陸，解此冤纏，亦爾輩之仁慈也。」魔部同聲應曰：「仙官之諭，非不甚善，奈村人與吾冤結極深，不可解耳。」三緘曰：「若以村人之惡而言，即吞盡遺種，罪所不赦。但看吾面，囑村人多行善舉，以濟爾等，何如？」魔部怒目曰：「仙官毋須苦勸，以彼毒心毒腸，令吾輩言之，甚難平其氣也。念得仙官勸諭，吾輩且退，暫停十日，不肆鯨吞。」言此大呼一聲，紛然四散。三緘歎曰：「冤深難解亦難和，堪歎村人用意詭；吾不施番仁德念，鯨吞尤畏肆群魔。」歎罷，師徒歸閣，已月上三竿。

晨起，村人陸續齊集，拜見三緘曰：「道爺昨晚考詢魔鬼，彼言若何？」三緘曰：「魔部不一，有紅髮者，有綠髮者，有白髮紫髮者，爾等所見，可如是乎？」村人曰：「然，然，紅綠白紫中，惟白髮魔最惡，能飛身入戶，門難以限其步履。未識四部魔鬼，若何而獨害於吾村也？」三緘曰：「彼言紅髮魔者，乃爾村人棄女愛男所結，所以端食爾等酷愛之男。綠髮魔乃刻死媳魂所結，食爾男者，報爾不愛媳之惡也。」村人曰：「紫、白二髮，又如之何？」三緘曰：「紫髮魔，係爾村內淫污致死，或以和姦被父母丈夫逼而喪命之魂所結；而白髮魔之最惡者，不孝之嫡、繼、庶母，凍餒氣逆而斃，冤魂凝結所成，將欲吞盡逆子淫兒，以報爾之淫與不孝也。」言畢，一老叟曰：「魔鬼所道，皆吾村之弊，奈吾常勸諭，而村人不以為然也。道爺詢諸魔鬼，有可解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吾勸魔鬼，囑貴村人人改過，大修水陸，超拔冤魂。魔言受冤已深，難於解釋，看吾顏面，暫停十日，以免鯨吞。」村人聞茲，齊跪三緘座前，懇祈相救。三緘曰：「爾村中男女老幼，願改前愆乎？」合村老少曰：「事到如今，再不改悔，必任諸魔鬼絕卻人種耶？」三緘曰：「如是，爾等各具悔詞，對天焚化，約於是閣大開水陸齋筵。事事如吾所囑而行，魔鬼自不敢近。」村人如命，即卜吉起齋，九日完成。三緘各賜靈符，囑黏於門，歡呼散去。

村人散後，三緘暗謂二狐曰：「師命是村男女改過超拔，賜以靈符，不知群魔肯解此冤否。吾師徒再於閣中消閒數日，看此魔鬼動靜如何。」二狐曰：「魔鬼曾言冤不願解，吾師強為解之，恐其不得虐肆村人，必加害於吾師徒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彼以順來，吾以順施，彼以逆來，吾以逆治，何畏之有？」且說魔鬼念三緘勸諭，許停十日，已滿其期，復約入村吞食男子。

剛到門首，見靈符高掛，毫光閃灼，群魔畏退而之他。殊意村人家皆有靈符，不能得入。群魔曰：「是必仙官所為。吾等不禍及仙官，心不遂也。」白髮魔曰：「如欲禍彼，其策何施？」綠髮魔曰：「吾等吹起陰風，將閣內外布下黑霧，橫塞死氣於門前，然後接連入閣吹之，令彼悶絕，以消阻滯之恨。」紫髮魔曰：「其如彼之靈符與虛無寶圈何？」紅髮魔曰：「靈符但以阻去路，虛無圈僅可伏陽世妖魔，吾等之冤以魂集成，此圈安能治及也？」群魔唯唯。

商議已定，片時大震呼聲，集於閣之四隅，齊布陰氣。一夜之久，已將陰氣密布。是閣內外，似晚非晚，似曉非曉焉。

狐疑忙忙稟曰：「群魔與師為仇，鬼霧濛濛，晝夜不分，吾師何以處此？」三緘曰：「爾將虛無圈執定，四方揮動，陰氣必散。」狐疑得命，持圈在手，向四方揮去。陰氣暫散而暫聚，不克全消。復稟三緘，繪一靈符，以黏閣門，而魔鬼又於更深時，俱從壁隙中吹入腥臭之氣。三緘得此陰氣，一入鼻內，避之不能，看看悶絕頭頂，慵於起立。二狐恐魔傷師，一執靈符，一捧虛無圈，坐於榻之左右，只思陰霧散後，師即清醒。豈知魔鬼愈吹愈力，一連七日，三緘之悶絕更加。狐疑謂狐惑曰：「爾在榻前緊守師體，吾將昔日妖風駕動，去在紫霞洞府以求救援。」狐惑曰：「師體重大，恐弟一身難以保之，須速去忙來可也。」狐疑曰：「為兄自知，毋煩切囑。」狐惑曰：「兄出閣外，亦宜小心。」狐疑諾，說聲：「去了！」妖風一股，衝破陰霧。紅髮魔鬼駕驍馳追，狐疑口吐清光，魔吹惡氣，兩相力觸，移時魔部又添十數，皆吐陰霧圍繞。

狐疑正難脫身，忽見空際祥光下罩，陰霧消散，魔鬼亦逃。

狐疑跪在半霄，仰首呼救。不一刻，祥雲閃閃，竟向下層而駐。

雲中坐一仙官，兩旁排立童兒，見狐疑而詢曰：「妖狐何來，膽敢凌空舞弄妖法！」狐疑曰：「仙官錯疑吾也。吾師三緘為四部魔鬼所困，弟子無策，只得乘風求救紫霞。不料魔阻去路，吾身急不能脫，幸得祥光下照，以解此危。還望仙官垂憐，往救吾師出茲陰陣。」仙官曰：「吾非他，乃上界天仙雲衣子是也。前日紫霞真人命正心子來洞，祈賜三緘寶器，雲遊四海，乃能伏怪降魔。吾故乘得祥雲，欲到鳳儀閣將重寶賜之，何期三緘困於魔鬼陰陣之內。爾可驅風前導，老仙後隨。」剛將雲頭播轉，雲衣子驚曰：「為何陰霧內而有清光一縷若隱若現乎？」

三緘之軀，必為魔鬼擒出閣矣。幸有道氣在身，不然屍無厝所。」以手一指，清光停穩，陰氣渺然，遂謂狐疑曰：「吾以祥光鎮著爾體，速向閣外負爾師歸。」狐疑聞言，乘風竟去。果見山巔之上，三緘仰臥在地，兩旁魔鬼數十，吞刺聲響，恍若雷鳴。

狐疑至時，群魔忽見祥光，一哄而散。狐疑負師入閣，雲衣子以丹一粒，納入口內。三緘蘇轉，拜見雲衣真人。雲衣子曰：「曩者正心子來至洞府，言紫霞祈吾賜爾降魔治妖之寶。爾可跪下，待吾教爾真言。」真言教餘，持一寶帶賜之，曰：「此寶名為腸縛子。如遇鬼魔，念動真言，拋之半空，自將魔鬼擒著。復賜爾飛虎劍一鞘，當斬之魔妖鬼怪，持鞘而真言念動，劍自鞘內飛出斬之。」三緘一一拜受。雲衣子彩雲乘定，冉冉而升。

三緘拜送以還，坐於閣中。魔鬼見無祥光，又從而布以陰氣。狐疑曰：「吾師何不試試法寶，收此惡魔。」三緘點首，先向閣門大聲呼曰：「群魔聽著，爾可從吾之言，吾命村人再修水陸齋筵，超濟爾等。」魔鬼不答，仍然陰霧頻吹。三緘念動真言，將腸縛子向空拋去。始而化出青、黃二氣，橫隔天外，頃則微風起處，徐徐墜下。剛要及地，霹靂一聲，化作青、黃二龍，妖矯莫測。

群魔以為障眼頑物，不甚畏之，誰知此龍四方一繳，將群魔束捆提入閣中。三緘勸諭從新，群魔似乎不服。

三緘請出飛虎寶劍，晶光逼人。群魔恐被見誅，伏地哀求，願解冤怨。三緘曰：「解則終解，倘吾去後又行不義，定斬不饒。」群魔答曰：「再不敢矣。」三緘即命村人復作水陸，以度魔鬼，魔鬼各得超拔，散而無蹤。自魔散去，村中咸安若素，是地風俗為之一正焉。

三緘辭別村人，村人依依不捨，祖餞甚眾。三緘再三勸諭，然後告辭而行，四處結緣，靡有定向。不知不覺已到集錦村中，欲於其間覓一下榻之處，奈是村無有寺觀，難尋所居。村人見三緘道家裝束，乃與之言曰：「道長欲覓地棲身，惟集春山山王廟宇宏闊幽雅，但惜爾等不是女身耳。」三緘聞此，細詢其由，村人愁結眉梢而不與語。三緘暗計，是村又有妖孽乎？吾正欲掃盡妖氣，以靖四方也。故不另覓水閣山亭，特訪此廟。

村人好事者導其去路，竟送至廟而回。師徒三人入於廟內，見香火興旺，婦女接踵，且有宿於廟者。三緘以為途遠難歸，亦不之怪，惜不知是廟住持何人。問諸宿廟之男子，皆曰：「前三四載山王顯聖而廟始創焉。今尚無住持，凡來此焚香者，自備中饋耳。」三緘曰：「吾欲借宿數宵，未審山王可見納乎？」男子曰：「借宿何妨，所畏者，吾廟山王極其靈應，只准焚香者宿之，他人則不許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是吾宿今夜，明日又適他方，不然黑夜難行，吾將何往。」男子曰：「止宿一宵，諒不見咎於山王，多則未可知也。」三緘見男子允諾，師徒尋入東廂廊下，瞑然跌坐，各煉其功。

狐疑暗思：「是廟山王何如是之靈，想亦魔鬼在斯，籠絡士民以圖血食者。吾且化一鼠子，在西廂婦女宿身之所觀其動靜。三更後，聞得廂內密室有調笑聲，入室視之，乃一男子抱著閨女為戲。狐疑知是妖魔，暗入彼懷，力齧其乳。男子一聲大叫，化為六臂三頭，怒目圓睜，指女子而罵曰：「吾以好情待爾，爾反持刃刺吾，吾將吞食爾軀，以消此恨。」女子跪地告饒曰：「妾無是意，望山王念在夫妻前情赦吾之命。」山王吼曰：「死罪可免。小鬼速來，將此丫頭力抽三百皮鞭，以為伴神者戒。」當來十數小鬼，將此女子兢兢戰戰，束其手足，弔於梁間，鞭抽與哭泣之聲直達室外。眾女眷屬齊入室去，跪地告哀，山王猶然忿氣不息。狐疑怒，爬上項間，極力一齧。山王痛甚，用手抓下，乃一鼠子，轉瞬化為巨人，手執銅錘，向山王擊之。山王即起陰風，與狐疑大戰。一時飛砂走石，鴛鴦瓦解。廟中男婦忙將女子解下，潛於他室焉。狐惑驚曰：「今夜廟中，胡以狂風亂卷，得吾出外看看，其故為何。」剛出東廂，見狐疑墜下，曰：「完矣，完矣，惹出禍矣！」遂與狐惑將所見情景細稟三緘。三緘尚未回言，山王吹起沙石，打入門內，如雨點一般。三緘曰：「何物老魅，若是之厲？」山王吼聲如雷，且遣京觀鬼魂，圍著三緘師徒。三緘詈曰：「老魅在此佑享淫祀，應得天誅。待老師爺誅之，以除一方之害。」詈畢，手捧腸絛，念動真言，拋向半空，化為青黃霞光，照徹此廟。

頃之下墜，一聲霹靂，如崩山嶽。京觀鬼魂靈魄，震為灰飛。

銅頭鬼王知此法寶凶狠難敵，陰風駕動，逃約數百里之遙。心以為隔廟遠矣，暫且息肩，誰知絛子從千里外一繳而還，將身束捆前來，墜於廟內。三緘曰：「爾為誰，可能逃得脫老師爺之法寶乎？爾在地角，能從地角擒歸，爾在天涯，能自天涯束爾。而今入吾掌握，還是如何？」鬼王跪地叩首，曰：「吾係銅頭鬼王，已為上仙監幽二次矣。今復被擒，願降仙官，以為近身之役。」三緘曰：「倘有叛心，又加何罪？」鬼王曰：「願於霹靂中化作烏有。」三緘聞說，撤回絛子。鬼王得釋，拜跪於其前，三緘收為門徒，號曰「三服」。自此三服皈依三緘。

三緘囑咐村人焚毀廟宇，並罷集春之游，而集錦之舊俗，洗滌一新矣。因易其村為「歸厚村」云。